

叶辛经典知青作品文集

在醒来的土地上

叶辛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247.57
568

在醒来的土地上

叶 辛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醒来的土地上 / 叶辛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3

(叶辛经典知青作品文集)

ISBN 978-7-5306-4826-1

I. 在… II. 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048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电话:(022)23332651

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策划、总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635×965 毫米 1/16 印张:23.25 插页:2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06-4826-1

定价:34.80 元

目 录

总序:永在流动的青春河	1
在醒来的土地上	5
代后记:让文学和生活一同前进	368

总序：永在流动的青春河

不知不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快四十年了。

近年来，不断地有人发来请柬，让我参加编撰与知识青年有关的丛书；不断地有人来约稿，希望我写一些和当年的上山下乡有关的文字；不断地有人发出邀请，要我参加与知识青年话题有关的座谈会、研讨会；不断地有人送来一厚沓的电视剧本，让我读一下这些准备投拍的、接近完成的本子，写的都是知识青年们的故事。仅近半年多，光这样的本子，我就拜读了好几部。

有关知青当年的故事，有关知青返城后的沉浮，有关美丽女知青坎坷命运及恋人的故事，有关知青的子女们和他们的父母间的故事，还有侧重写今日的知青子女在都市里闯荡的故事。

最近以来，一些有了空闲、一些事业有成、一些发了点财的知青们，经常以“永难抹去的记忆”、“难忘的岁月”等题目，对中国知青的命运进行思考、回眸和述评。让人不由得会引出“时间是不是风化了情绪，历史能否沉淀出真谛的思考……”

一切迹象都在提醒着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时中国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有些剧本和丛书的编撰者则开宗明义地宣传，他们今天提起笔来描绘充满苦涩和辛酸的往昔，就是为了纪念即将来临的插队落户四十周年。

四十年了。真是人生易逝，弹指一挥间。

读着这些充满感情的文字，看着一部又一部描述往昔岁月的剧本，接触着一批批原先认识和不认识的老知青们，我不由得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是啊，这一段历史是翻过去了，很多很多今天的少男少女，已经很难理解我们经历过的那段貌似奇特的生活。我接受过的几次电话采访，问出的一些话题，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比如有一个问题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究竟是多少人数？为什么有的说是一千四百万，有的说是一千八百万，有的则号称三千万？又比如还有一个问题是，描绘女知青遭受凌辱的故事，是不是为了迎合今天市场的卖点？

当然，提出这些问题的记者都很年轻。但是，时间只是过去了三四十年，事实却令人产生如此大的误解，这一现象本身就让我愕然。除了尽我的可能作出了回答和解释，又不得不引起我的沉思。那么，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究竟留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重复地、喋喋不休地有时甚至是不厌其烦地去回顾以往，在今天究竟还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可以探讨呢？

有人说，知识青年，是20世纪中国史册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凝重印记。

有人说，沉浸在知识青年们的如烟往事之中，是一辈子也走不出那条青春河。

有人说，频频回首风雨人生中知青们的故事，是在努力寻找青春的足迹。

有人说，知识青年的自省、忏悔和反思，是我们民族自省、忏悔和反思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一代人还在成为社会的中坚……

有人说，什么中坚啊，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代人正在退出历史的舞台。不是吗，再过二十年，我们都难相会了。

有人说……

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话题和议论，搜集拢来几乎可以编成一本大书。

我也曾是一个知青,和成千上万的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文革”中那段长达十年之久的知青生涯。眼见耳闻了许许多多伙伴和同时代男女的故事。可能正因为自己当了整整十年半的知青,故而对于那段生活,对于同时代知青的所思所想所虑,我都有较为深切的体验。即使时间过得再久远,我也仍记得,自己曾是一文莫名的知识青年。我也想忘却,但我不会忘却。

在和读者的见面会上,在盛情相邀我去讲课、座谈文学的那些大学和城市,只要对方告诉我说他当年是一个知青的时候,我总是这么回答他们。当他们希望我说些什么和写些什么的时候,我往往就重复这句话。

我觉得有这句话就够了。

我在偏远蛮荒的贵州山乡整整呆了十年又七个月的时间,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我想,对于这么一截漫长的日子,我能说些什么呢?

能说的我都已写进了那些小说。插队十年,直接描绘知识青年命运的长篇小说,我一共写了六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在醒来的土地上》、《爱的变奏》、《孽债》。另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还有我和当年的恋人,今日的妻子王淑君分离时的书信,汇聚拢来竟有八大本。今天,新华传媒借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之际,把所有这些书冠名为《叶辛经典知青作品文集》推出,无论是对于我,对于曾经有过这段经历的知识青年读者,对于知青的下一代,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每当我参加图书馆、文化局组织的读者见面会,每当我应邀到各省去参加读书节、书市,每当我在又一部新书的发布会上,总会遇见一些和我年龄相仿的热心读者,挤上前来,遗憾地对我说:他是一个知青,很想买齐我所有描绘知青的书,可惜一直没搜齐。我想,《叶辛经典知青作品文集》八卷本的出版,会受到这些情有独钟的读者的欢迎吧。

在这些书里,我说过我希望那样的日子再也不要回来了;我说过我的青春、我的追求甚至于我的爱情,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说过就

是在那样的岁月里,我才真正了解了栖息在祖国大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他们渴望过上基本温饱、祥和美满的生活,但他们的愿望实现起来往往又是那么困难。

二〇〇五年秋天,当由我牵头筹资的“叶辛春晖小学”在当年插队的砂锅寨落成时,老乡们把我曾经栖身的一间小小土地庙恢复成了当年的样子,挂了一块“叶辛旧居”的牌子,当人群散去之后,我的儿子叶田在这间四五平方米的小屋门口站了足足四五分钟。看到的老乡把这一情景告诉我时,我想,尽管我从未对他讲过自己青春年代受过的苦,但他站在那里看一看,他会从潮湿、幽暗的小屋,从当年的煤油灯,读出他该读懂的东西。

更多的时候我不是说而是在回忆,默默地静静地回想那些已经逝去的却又是那么清晰地留在我脑海中的画面。粗犷的远山连绵无尽地展示着古朴原始的高地,苍茫的云空中有鹰在盘旋,从绿得悦目、绿得诱人的山林里,传来小伙子奔放的时而又是逗人的歌声,传来姑娘们嘹亮得飞甩到谷地深处的歌声,这歌声和恢弘的大山、和轻柔的蒙纱雾、和郁郁葱葱的大树林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撩拨着人的心情,搅动着人的思绪。

哦,多少文思就在这样的冥冥中涌现出来。

我在一篇创作谈中写过:创作,是我生命意味的体现。而我生命的根,就是孕育在由高山河谷树林村寨组成的大自然中。我对大自然的情愫,对生活于广袤大地上的人民的感情,就是上山下乡的插队落户岁月里从切身的体会中培养起来的。

知识青年的四十周年,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们今天又来叙说这一段往事,叙说关于昨天的话题,为的是更好地着眼于今天,迎来愈加美好的明天。愿这套文集的出版,能给历史留下一道印记。

二〇〇七年五月八日

在醒来的土地上

一

乌云重重地压着山头，峡谷里的冷雾和山野间的寒气凝成了浓浓的暮霭，笼罩在沙坪寨的上空。晚秋的风寒冽冽的，吹得细毛雨都飘斜了。一眼望出去，山岭、坡地、村寨、峡谷显出一种萧条凄凉的气氛。枯萎了的包谷叶，在风声里发出“啦啦啦啦”单调的响声。

沾脚的泥泞道上，愈加幽暗难行。

一个人影踏着牛蹄子踩烂了的稀泥浆路，肩背一只黑色人造革两用包，踉踉跄跄地走进了沙坪寨。脚踏上麻石铺的寨路时，他略停了一下，显然是不想遇见寨上人：他顾不得抹一下被细毛雨淋湿了的头发，更顾不得绞一绞湿透了的“涤卡”上衣，拐弯走进一条窄弄，朝原先是老光棍罗德益住着、后来是罗德益的女人、现今守着寡的郑璇家匆匆走去。

在这擦黑时分，沙坪寨上又静悄悄的，没见到个人影，他总以为自己的行踪没被人看到。

哪晓得，就在他踏进郑璇家院坝之后，沙坪寨上就争相传开了：

“原先在寨上插队的严欣，钻进小寡妇屋头去啰！”

天快黑了，小伙子严欣走进孤家独户的郑璇屋头，怎不叫人心奇，不叫人猜疑嘛！一些撑饱了肚皮没事干的懒婆娘和起哄小伙，悄悄地

趔到了郑璇家坝墙后头，来偷听壁角，偷看“西洋镜”了。

严欣一脚踏进郑璇家的泥院坝，就收住了脚步，锁紧眉头，惊惧地瞪大了双眼。

泥院坝里坑坑洼洼的，这里一摊污水，那里一堆炉灰，鸡屎、猪粪满院坝都是。干枯的黄豆秆，给四季豆爬藤的细树棍，胡乱堆在发黑的屋檐下。一挑断了箍的粪桶，口朝外斜倚着墙。一大串倒干不干的蕃薯藤藤，垂吊在山墙那儿的椽子上。

严欣的呼吸急促了。他曾在沙坪寨插队多年，心里很明白，即使再穷的人家户，也会有个三合土院坝；家里稍稍有点劳力的，都能整几块青石板，铺砌成一个石院坝，用来晒谷子、晒荞麦。郑璇家连个三合土院坝也没有，可见她贫困到啥程度了。

从半开的薄杉板门里，传出一个女娃儿尖厉的哭声，打断了严欣的思索。

严欣抬起头来，借着尚未黑尽的天色，望着面前的那幢房屋。按说，这幢破烂茅屋是他认识的。当年罗德益住在这里，他作为一个知青，也来串过门。下半截是黄泥巴冲出的干打垒厚墙，上半截是薄杉木板子拼凑起的板壁，顶上盖的是麦草。不是嘛，朱福玲告诉他时，他就是这样想到眼前这幢屋子的。可现在走近了一看，严欣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下半截的泥墙已经裂了好些缝缝；有一道大缝，伸得进一只拳头去。泥墙上的黄泥，经风吹日晒，脱落了好多，以致墙上显出一个个的坑坑。上半截拼起的薄杉木板子，已经歪斜了。最骇人的是屋顶上的麦草，都已经发酥发黑。在集体户茅屋住过的严欣，心里很清楚，这样的屋顶，一下雨满屋都漏。

严欣的心揪紧了。在这样的屋头，郑璇是在怎样生活啊？

他慢慢地移动脚步，朝铺着一小块石板的屋门口走去。

女娃儿的哭声愈加响了。严欣的心中很是疑惑，黑洞洞的屋里，怎么不开电灯呢？郑璇不在家吗？

他正要张口问话，忽听到屋里传出低微的、喃喃自语般的哭诉声：

“老天爷，菩萨啊，叫我咋个活下去啊！求求你显显神灵吧！”

这是郑璇，是她的声气。

严欣浑身通了电一般直僵僵地站着，头脑“嗡”一声热了起来，心也跟着“怦怦怦”骤跳着。哪怕离别的时间再长再久，他也能在一刹那间辨别出她的声音！

他吸了一口气，嗓音颤抖地朝着屋头说：“怎么不开个灯呀？”

说着，他把半开的薄杉木板门推开，一步走了进去。

一阵脚步声慌乱地响到门前来了，小娃娃儿还在哭，郑璇的声音惶恐地问：

“你……你找谁？”

“我找你，郑璇。”严欣尽可能镇定地道。

“啊……”

严欣看见冲到他跟前来的身影，随着一声惊呼往后连退了好几步，他连忙解释：

“是我哪，郑璇，我是严欣……”

“噤”地一声，一根火柴划燃了，严欣看到郑璇那只抖抖索索的手，移到小方桌上那盏油灯旁。

油灯点亮了，郑璇用熄了的火柴杆拨动了一下灯芯，火焰往起跃了一跃，屋内更亮了些。

油灯摇曳跃动的光影里，严欣绞着十个手指，盯着郑璇。

这难道是她吗？这难道是严欣当年热烈地爱过的郑璇吗？

她的脸庞瘦削，脸色青黄，下陷的眼睛四周黑黑的一圈，呈现出极度的憔悴、疲乏。无论是她微见蓬乱的头发，无论是她尖尖的下巴，无论是她额头上那些抬头纹，都掩盖不了她那股秀气。即使她穿着山寨妇女的斜襟衣衫，即使她的布裤上打着好几个补丁，即使她脚上套着圆口的布鞋，她给严欣的印象仍是羞涩的、恐惧的。

严欣发现，在自己注视她的当儿，郑璇一眼也没望他。她垂着眼睑，眼皮蝉翼般颤抖着，双手扶着膝盖，两肩怕冷似的缩得窄窄的。

屋里出现了一个难堪的局面。

许是点亮了油灯，许是屋里走进了一个陌生人，女娃儿不哭了。严欣看到小女孩坐在床上，脸颊上挂着泪珠，正眨巴着双眼瞅自己。

小女孩很漂亮，在她脸上的那股灵秀之气中，还能看到些罗德益的痕迹。严欣的目光从叠着一条被子的木床移到屋内的各个角落。

屋子里实在太简陋了。除了那张垫得很薄的床，一只小方桌，几条长板凳，镰刀、锄头、背篋等农具，唯一与农家有些不同的，是靠墙用砖垫着两只箱子，一只是漆成红色的木箱，严欣认识，那是当年凭上山下乡通知才能买到的十二元一只的薄板箱；一只是用工业包装箱改钉成的坚固的小木箱。

“你、你来干啥？”

严欣正在打量着屋头的陈设，不防郑璇疑惧地问了他一声。他听得出，在她的口音里，已经丝毫没有当年的上海腔了，一口地道的山旮旯土话，冷冷的，既无柔情，更无热情。严欣舔了舔舌头，他觉得喉咙里干得要冒烟，说话费劲极了。

“是这样的，我写了几篇短篇小说、散文，发表在报纸、刊物上。”严欣极力想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你看过吗？”

“没得看到过。”回答的声气是极其冷淡的。

严欣本想顺着这个话题往下讲，不料刚开了个头，就被她堵住了。该怎么往下说呢？

屋里冷了场，空气似乎僵滞了。从寨子的另一头，传来几声汪汪的狗咬，泥土院坝外头，又有几声耗子咬一样的噉噉喳喳声。风刮得更凶了，在寨路上忽隆隆撞着坝墙。破烂的茅草板屋也像破风琴般嘶叫起来。天急速地黑下来了。

主人决没有半点留客的意思，她仍泥塑木雕般呆坐着，大概是感到僵持下去实在无趣，才又勉强补充了一句：

“不过，我听人说过的……”

“是啊，就是那么回事。”尴尬的严欣总算抓到了话头，“我现在干的就

是这个工作，到处走走，在生活里泡一段时间，写点东西。这回，又有了下来生活的机会，我想到当初插队的沙坪寨，报了个规划，就来了……”

“噢——”郑璇声调拖得长长地应了一声，再也没说第二句话。

严欣简直对自己恼怒起来了，事情真是那么简单吗？决不是的！他要是不在上海的马路上碰到朱福玲，要是没从朱福玲嘴里听说罗德益已经死了，郑璇一个人拖着女娃儿贫困地生活在沙坪寨上，他会想到来吗？决不会的，他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有一位老作家就劝他到离上海很近的洞庭东山去，说那儿有特色，条件又好，下去生活就像去疗养……可一站在郑璇面前，这些梗在喉咙头的话，他一句也说出来了。他生怕自己说错了话，伤害了她，那么局面就更窘了。

严欣仍站着，神色沮丧。赶了好几里山路，他的脚早就酸痛难忍了，但他没敢自说自话坐下去。郑璇既不倒水，又不问他吃没吃晚饭，他都不在乎。他暗暗怀着希望等待着，他相信她会说出几句客气话来的。

严欣把右脚的重心换到左脚上来，没话找话地说：“走进寨子时，我看到好些人家户都亮着电灯，你为什么不开电灯呢？”

难耐地等了好一阵，郑璇才嗓音干哑地说：“电灯线断了……”

“断在哪里？”严欣又来了兴致，“我帮你接起来……”

“那是被人较断的！”郑璇突然生了气一般打断了严欣的话，提高嗓门道。

“为什么？”

“为什么，只为我前一段没钱付电灯费！”

“……”严欣的嘴巴张了两张，再也没说出话来。他陡然间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屋外的黑暗仿佛正抖开它的大幕，要把那小如黄豆般的灯焰包裹起来。

因为当年在沙坪寨生活过，来之前，严欣做好了种种艰苦的思想准备。坐散发着汽油臭味和晕车人的呕吐秽物的长途客车，晕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他忍了；下车后冒雨踏着泥泞道赶进沙坪寨来，浑身衣服打得透湿，牛皮鞋里浸透了水，他也忍了；走进肮脏的泥院坝，站在

破烂得散发霉味的屋子里，他也忍了。他知道，插队时，所有这些，都是司空见惯了的，没啥可大惊小怪的。偏僻闭塞的山寨嘛，就是这个样子。唯有郑璇的贫穷，唯有郑璇近乎痴呆的模样儿，他忍受不了。难道当年自愿报名上山下乡，举着红旗来插队落户，十年之后，换来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吗？郑璇追求的，就是眼前这种不忍目睹的遭遇吗？

想到这里，严欣愤怒起来了。他在自责着自己，我还站在这儿磨蹭什么呀，我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呀，不就是来找郑璇，来告诉她，甚至准备好来求她离开沙坪寨的吗？

严欣激动起来了，他往郑璇跟前走了两步，由于动作太猛，小油灯的光焰急速地晃动了几下，把他那巨大的身影投到板壁上。

“郑璇，事情是这样的。我碰到了朱福玲，听她说了你的情况。我决定来，到沙坪寨来……”严欣讲得太急促，太激动了，他舒了一口气。这当儿，他发现，郑璇的脸仰起来了，油灯的光从侧面照着她线条明晰的脸，啊，这张脸尽管憔悴，尽管饱经了忧患，还是那么有特点，还是那么清丽娇俏，叫望过一眼的人久久难忘。你看她那双眼睛，凄婉中透着惊惧，瞪得那么大、那么大！这不就是那双严欣时常梦见的眼睛吗？严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放缓了语气，接着说：“郑璇，你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实际上，你过的根本不是正常生活，你这些年来过的是被压抑的、扭曲了的、自己也不愿过的生活。你的生活是勉强地、艰难地维持下来的。往后，连你想维持也维持不了，你必须离开这儿，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到崭新的天地中去……”

郑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怎么离开啊？”

“带上小娃娃，坐上车，就能走！”

郑璇苦笑笑：“真简单。可户口呢，谁同意我迁走？哪个接受我？离开这儿，到哪儿去？”

“回上海！”

“你是在说笑话吧？”

“不，郑璇。”严欣却郑重其事地走近郑璇身旁，劝慰般道：“把你

的情况向知青办反映，他们会……”

郑璇连连摇着头，蓬乱的头发一下子披散在她脸上，她声音低弱地说：

“该争取的，我都争取过了；该试的，我也都试了。朱福玲没告诉过你吗？不成，什么法子也不成。”郑璇唉声垂下了头，“还是只有认命，求菩萨保佑吧……”

“菩萨”这两个字，在郑璇的嘴里吐出来，已经是第二次了。严欣呆痴痴地盯着她，简直不能相信，这就是当年那个全省出名的先进知青，这就是那个曾在许多知识青年会议上现身说法，巡回讲用的典型。她怎么会变到这个地步的呀？

严欣顾不得细想了，他眼下急着要说服她离开沙坪寨，他挥手截住了郑璇的话头：

“不是求菩萨保佑，而是有一条现成的路！”

严欣看到，那披散在颜面上的乱发后面，那双眼睛像火焰似的闪出光来，他觉得捕捉到了郑璇内心深处的秘密，急急地说：

“真的有一条路！”

“什么路？”

“和一个上海青年结婚。”

乱发后面那双眼睛里的火焰刹那间熄灭了，郑璇的嘴唇蠕动着，低垂下脑壳，讷讷地说：

“你莫忘了，我结过婚，没得工作，还带着一个将近四岁的娃崽。再憨的上海人，也不会笨到那种程度。哪个还会想到来找我这个老婆娘呀……”

“我。”

好比破茅屋外头炸响了一个疾雷，勾着脑壳的郑璇猛地抬起了头，伸出双手撩开满脸的乱发，双眼像瞅见了妖魔般射出一片惊恐的光芒，她疯了一般狂叫着：

“莫在这儿给我胡扯啦！你这个神经病！你来沙坪寨干啥呀，你

走你的阳关道去吧……”

严欣的心怦怦乱跳，他被郑璇这种突如其来的发作吓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摊开双手，压低了声音提醒她：

“郑璇，你冷静些，冷静些！我不是说疯话，我是……”

“走，你给我出去！快出去！”郑璇神经质地嚷叫着，歇斯底里般伸出手臂，呼地一下指着门口。严欣迟疑了片刻，她便哭嚎着尖叫起来：“你再不走，我拿锄头挖你的眼……”一句话没说完，她从板凳上跃身而起，跑过去抓紧了锄把，举过了头顶。

严欣惊骇得不及思索，狼狽地转过身子，踉踉跄跄地跑出了茅屋。慌乱间，脚在门槛上绊了一下，险些跌倒在院坝里。他稳了稳神，才跑到了寨路上，没头没脑地向寨外走去。

严欣的屁股后头，传来一阵放肆的、粗野的嘲笑声。那些偷听墙角、偷看西洋镜的闲汉和懒婆娘，一个也没注意，锄头从郑璇的手中滑落在地，她张开双臂，直伸着双手，追到门边，瘫痪般倚在门框上，脸庞立时变得黯淡无神，露出股绝望的神情。

坐在床上亲眼目睹这一幕的女娃儿，不知是受了惊吓呢，还是稍稍有点懂事了，又拉开嗓门，“哇”一声哭开了。

霏霏的细毛雨越下越密了，远山近岭都笼在漆黑的夜幕之中，啥也看不清晰。

严欣头上的神经在“别剥”跳着。他的脑子里发热，喉咙里在升火，深一脚浅一脚不顾一切地胡乱朝前走着，也不管前头是路、是田土还是水洼。直到一头撞在粗圆笔直的柏树干上，额头上隐隐作痛，他才收住了脚步。

可以说，来之前，什么样的后果他都设想到了，唯独刚才那种后果，他没有想到。气恼、懊丧、失望、激忿，好几种感情交织在一起，各自伸出了利爪，在撕扯着他的心。他失神地站在柏树干旁边。此刻该怎么办呢？拔脚离开沙坪寨，打回转么，不说他不甘心，就是他再急，也得等两天，等班车把他带到县城，再由县城回省城去。可要在这乌

漆墨黑的山野中过夜，根本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再回到沙坪寨去，找到过去相处较好的社员，借个宿处，吃上几顿沙坪寨的包谷饭。细毛雨飘洒在头上，清醒是清醒些，可湿腻腻的，实在不舒服。严欣想转过身，朝亮着电灯光的山寨走去。陡地又想到了跑离郑璇屋头时，身后传来的那阵嘲笑声，他的脸上一阵发烧，又收住了脚步。他晓得，在沙坪寨，这样的消息传起来比风还快。这当儿回去，说不定还要引起众人的取笑，说出些难听话来哩。反正，饿也饿了，淋也挨淋了，干脆，索性到晚些时候再进寨子去。只是，老站在野地里遭雨淋也不是个事情啊，得找个地方避避雨。

插队落户时，有经验的老农跟他说过，没有电筒、亮蒿的时候赶黑路，要记住：亮的是水去不得；黑的是田土走不得；灰白的是路尽管向前。严欣睁大了双眼细瞅了好一阵儿，才辨清一条路，慢慢走去。

走不多远，前头半坡上有个落地棚，严欣一头钻了进去。落地棚里有股霉谷草味，严欣伸手摸摸，没发现异样的动静，才放心大胆地一屁股坐在谷草上。

雨是避过了，可又饥又饿，如何打发时间呢？严欣忽然想到人造革两用包里带着烟和火柴，他连忙抽开拉链，撕开了一包烟。

抽了半支烟，严欣的心情略微平静些了。他双手抱着膝盖，探首望着落地棚子外头，直眨巴眼睛。哎，这块地势咋个那么熟悉呢！这不是底脚大土吗？是的，一点不错，正是沙坪寨上的底脚大土，年年都能收好几千斤包谷的田土。

严欣的神经末梢像被注射了吗啡，又迅疾地兴奋起来。他用劲地抽了两口烟，唾沫把烟屁股都沾湿了，他也不觉得。

底脚大土唤起了他的回忆。是的，一点儿也不错，他和郑璇的初恋，最早就是从底脚大土开始的，那是什么时候啊，对了，是插队落户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七〇年，距今已经九年了，那时候，他才二十一岁，郑璇呢，和他是同年，只不过比他小几个月，也是二十一岁，二十一岁时的郑璇，可不是现在这个模样。其实，何止是他们的初恋，后来在